



## 名家新作 石永言

## 九九斋随笔

儿时,我居住在遵义老城四方台的一间茅草屋里。当时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下雨,特别是大雨倾盆之夜,一家人便无法安寝了。母亲常常唤醒我与姐姐,说床的上方淋水了,赶快起来。母亲立即用一个木盆置于床上,接茅屋顶上注入之水。我们睡意朦胧地立于床侧,见木床上方沿着竹篾编织的茅草顶盖上,一滴滴、一串串水珠,“叮叮咚咚”地注入木盆里。像这样下雨天的不眠之夜,给儿时的我留下十分难忘的印象,也可以说是一段苦涩的回忆。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的家由破败的茅草房搬到老城元天宫一间木结构的瓦房里,总算告别了茅草房下雨而忧愁的岁月。

但这间瓦房修建已经有一些时日了,年久失修,屋顶的瓦片有些断裂,下雨天,雨水依然会通过断裂瓦片的缝隙注入家中。虽然没有茅草房漏雨那么厉害,但点点滴滴地浸入,依然是一件令人烦恼之事。于是,我看见母亲用木凳搭在大方桌上,用竹笋壳绑衬在断瓦之中,以勉强维持之。高的地方,只得用竹竿顶顶瓦片断裂之处,让其挨紧,不留

出一条明显的裂缝,这是不得已而为之一的一种权宜之法。

20世纪6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后,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与老红军、老馆长孔宪权一道,搬进祝厘寺巷里纪念馆新建的一小幢用泥土筑的土墙房子里。因为那时的砖少而贵,而单位的资金又匮乏,盖不起砖房,只得居住土墙房子。这种房子,虽然有冬暖夏凉的优点,但缺点是老鼠们常常打通四壁的泥土,在家里安家落户。夜深人静时,它们便四处外出活动,有时还“吱吱吱”地叫着。它们饿了时,寻觅不到食物,便咬我书架上的书籍,这真是件令人痛心的事。特别是我心爱的图书被鼠辈们咬坏,常常为之忧心。

我与孔馆长在这土墙屋子居住几年后,我供职的单位终于在遵义老城捞沙巷对面的遵义会议纪念馆后花园一侧临街不远之地盖了一小幢砖瓦房。由于我系单位的老员工,有幸分得一住房,终于摆脱了居所早期屋漏与后期鼠患之忧,有了一个较为安定的住所。

数年后,因老城改造,我又迁至纪念馆后园之侧的一幢三层小楼房,居住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终于

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世事沧桑,日新月异。因遵义会议陈列馆扩建,我居住之地属扩建范围,2019年9月9日,我又搬迁至汇川区宁波路维也纳春天小区居住。而我住的房间正好又在九楼,故将敝舍书房取名“九九斋”。“九”是一个吉祥数字,我喜欢这个字,蕴含“天长地久”“地久天长”之意。

我迁居之地小区内的设施,与奥地利维也纳这个世界音乐之城还有些匹配。譬如,进小区之路的一个四层台阶的每层石级最底层,均用白色瓷砖铺垫,黑色短条瓷砖等距离铺开,俨如一架钢琴的键盘,人行其上,双脚不就踏着“键盘”了吗?而阶梯一侧的栏杆上,又用水泥雕塑出一个一个音符符号。这样,一进入小区,便仿佛让人进入一个音乐世界,音乐之声响起,倒也有几分惬意。

上得小区平台,便看见有几幢矗立着的大楼簇拥着一个圆形的梯级音乐池,供仲夏之夜举办露天音乐会。圆形音乐池前,塑有奥地利著名音乐家苏伯特的雕像,塑像一侧有一把一米多高的用石头雕刻而成的吉他。曾记得有一年我在奥地利

旅行时,还看见有当地人装扮成苏伯特的样子,坐在街沿,让游人与之合影,收取一定费用。另外,在圆形音乐池上方,建有一个美丽的花园,以苏伯特之名命名。花园中心,曲折的水池环绕,池边用木块镶嵌着一个琴台,琴台上站立着奥地利著名钢琴家莫扎特的雕像。蜿蜒的水池中,夏日睡莲白色的、粉红色的、浅黄色的,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安然开放,不争艳、不斗奇、不炫耀。曲池的中央,是一座七层高的钟楼,每当除夕之夜,钟楼顶端绚丽的灯光齐耀,映照着眼主们欢喜地燃放烟花,令人目不暇接。我伫立于居室九楼的阳台上,尽收除夕之夜绮丽的烟花,真有道不尽的愉悦。

我从茅草房搬进老旧的瓦房,再迁居进土墙房,然后住进砖木结构的屋子,最后定居在有一定规模的“维也纳春天”小区,既反映了我人生的轨迹,同时也折射出时代的巨变。进入耄耋之年,一息尚存,我想在“九九斋”里再写一些值得书写的人与事,回忆人生中较有意义的一些故事,以遣余生,供朋友们茶余饭后消遣。

## 乡土黔北 帅远明

## 毛石老街印象

汇川区毛石老街,是挥之不去的一道风景。

这天一早,我坐上前往家乡的客运车出了遵义城北门,沿着遵松路方向行驶一个多小时,便来到了毛石古镇上。

恰逢赶场,毛石场上很热闹。我梦中的老街就在这里,可蓦然一见这里高楼林立,便觉得有点儿陌生了。按标示牌显示,往“滨河路”过去是镇政府办事机构,有农业服务中心、土地管理所和政务服务中心等等。

但我得先去看看老街,于是,我循着记忆指引,朝“人和路”走去。街道上赶场的人儿摩肩接踵,川流不息,超市与摊子用小喇叭争相叫卖,一个身背花背篋的红衣女郎正在选购地摊上的红豆杉木饭甑子,格外引人注目。拐过“丁”字形的街道,这才来到老街街口。

这条街道历史悠久,大多数人家都是其祖上从四川迁移来的。记得我五六岁时,爷爷带着我来赶场,并不宽阔的街道两边长着高过房顶的大树,枝头上春花吐红。街房虽然低矮,但井然有序,没有谁高过谁一头。居民们有的给人修锁,有的缝衣裳,有的摆着布鞋卖,也有的开伙食店,彼此相安无事,各自经营,生意都很红火。

老街上的米把泡而甜,入口柔软;油炸粑面上沾着豌豆,吃起来又脆又香。有家粉馆顾客盈门,粉条现做现卖,只见一根圆柱杆下去,就从木箩筛的圆眼里漏出许多雪白的粉条;下面架着一口大锅,里边有沸水,粉条直接汇入沸水中,又被迅速捞到大笊箕里盛着,热气腾腾的。爷爷拉着我的手走到柜台前,给他和我买了猪肉粉,每碗才花一角钱。而那粉条的味道却一直留在我的舌尖上,仍旧那么香。

“这街道就像一条龙,挨着我们芭蕉水的一头是龙尾巴,朝向遵义城方向的一端是龙脑袋,可以常饮湘江水……”听着爷爷的这番话,我顺风顺水地长大后,每次来赶场,都要抚摸着斑驳的旧墙,以感受世事的沧桑。

老街分为上排街和下排街,每一排街的房子看似格局一样,其实暗里各有特征。原来下排街的房子都是吊脚楼,在这样的楼房里开茶馆,茶客一边品茗,一边听评书,还可以看窗外绿水青山,那可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

上排街的房子跟下排街一样,也是两层木房,但二楼阳台朝向街道,悬瓜廊柱,鼓儿状的栏杆均为土漆刷染,光滑锃亮。在上排街当中,有一座“一进院配牌楼”的“义民祠”,门口两旁有石狮镇守。石狮背梁早被顽童骑得光滑玉滑的,但石狮口中的石蛋却没被损伤,还是那么圆溜溜的。

后来,“义民祠”被改作供销社,供当地农民在里面凭布票、盐票等花花绿绿的票证购物;接着,又把供销社变成了乡卫生院,在里面治病救人;再后来,却把这幢四合院彻底拆掉了,直接修一条石板路连通老街后头的公路和新修的镇卫生院。

近些年来,老街变化可真不小,但依然给人一种古色古香的美感。瞧——爬满时光皱纹的青石板铺就了整条街道,一条清溪靠着阶檐坎缓缓而流,潺潺作响;瓦屋的鳞片上长满了青色的文言文,檐下的红灯笼依旧高挂着往昔的繁华。我徘徊在这老街上,似乎有古老的枝丫斜倚着斑驳陆离的老墙,那瘦长的影子显得十分可爱。这里已经打造成了“楹联一条街”,我浏览着一家家店门口的楹联,都是那么亲切、和谐,周家巷、余家铺、宋氏榨油坊……这些遥远而熟悉的名字,猛然从我记忆深处浮现出来,拂去了一身风尘。我步入窄窄的巷子,右拐或左拐,都走不出那永恒而古朴的意境,可我逗留于抖音“网红之家”时,却又感受到新时代与老街居然距离那么近,又那么亲密。

老街是古镇风雨阳光的见证,更是美丽乡村的缩影。毛石赶场历来都很热闹。这里沿袭五天赶一场,原先老街上的居民们喜欢到乡下收购家禽蛋、黄豆、花生以及活鸡、活鸭,现在公路通达六个大村,连户路连接千家万户,他们再也不用走着走村串寨地做买卖了,人在家中坐,生意自会上门来。村民们呢,每逢赶场天都是早早地驾上自家车子,或者坐着客车赶来,在老街上卖完农产品,购上所需东西,然后又匆匆坐车回家去。五天一循环,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习惯已成自然,总是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小上海”是老街的别称,由此进一步说明老街饱经风霜,却向来兴旺。那狭长的街道势如神龙见首又见尾,身披黄金甲与时俱进,在盛世间努力腾飞着……

## 诗词歌赋 张本光

## 古树救治 (六首)

## 桐梓红豆杉

长征路上红豆杉,  
病危半年令人叹。  
政府下令必救树,  
综合救治攻难关。

## 中国杉王

惊闻杉王患重病,  
忧虑万般痛心。  
冥思苦想写教案,  
重获生机显精灵。

## 拯救银杉

世界珍稀乃银杉,  
无独有偶产中华。  
领头四棵遭顽疾,  
疑难杂症算个啥!

## 桂花树

文化小学桂花树,  
竺安院士尤关注。  
校史见证三件宝,  
两度医治共保护。

## 湄潭重阳木

千年古树重阳木,  
风霜火烧身已枯。  
陈君捐赙五万元,  
树碑立传报乡土。

## 务川祭树

古楠病亡吾心伤,  
树似人同泪断肠。  
愿为苍生效义马,  
笑谈古今名利场。

## 仡山云彩

郑继辉 摄 (遵义图库供图)

## 生活散记 宋扬

## 以鸟鸣春

鸟群扯下夜的口罩,呼吸一下子变得轻快起来。迫不及待地,它们要把宵禁一夜的话都放在清晨诉说。

麻雀最急,在小区里蹦来蹦去。麻雀多,像倒在铁锅里的豆子一样,精灵、敏感,叽叽喳喳,在火焰上绽放。

头鸟叫不出名字,体型或雀或鸠,站在树梢君临天下。间或一声,空灵、辽远,似驱赶试蹄的新马奔赴春天的新车把式,鞭花儿一声声脆响;又沉郁、敦厚,似苛刻的琴师,在五弦上总努力寻找着自己称心如意的作品;又潇洒、刚毅,是一把直剑,剑气游走,激荡人心。

与“游人去而禽鸟乐”的时间节点相反,鸟儿清楚接下来的城市将不

属于它们——属于地面高速驶过的汽车,属于空中不知疲倦的铁翅膀。一个小时匆匆,鸟的演唱会紧凑、高效,令人沉醉。真正的鸟像利奥波德在《大雁归来》中说的一样——“目空一切地从我们的头上高高飞过”。春分以后,“元鸟至”。北归的燕子把家安在人类的屋檐,但丝毫没有寄人篱下的自卑——在食物的获得上,它们纯粹自力更生。

白天的鸟儿在树一动不动,像匍匐的泥土。偶尔在窗外飘,无声地从一棵树滑翔到另一棵树,恍若四月初最后一片掉落的叶子。

暗下来的天空又成了鸟儿出没的盾牌,憋屈了整个白天的鸟儿要抓住一天的尾巴。直等到奔跑了一天

的机器停止了轰鸣,等到它们的声音越来越稀疏,鸟的声音又欢快地传来。

节假日,我们远离城市轰鸣的机器,到山中访鸟。山中归来,却容不下鸟。鸟与人类没有显性利益关系。防盗门,隔音窗户,还有多少人为“燕子不归春来晚”张望叹息?

每天清晨,我都在固定的时间被鸟声唤醒。有时,头天熬夜太久。第二天,还没睡够就被鸟声叫醒,昏昏沉沉中,鸟音聒聒不休,无比闹心。有时,头天睡得早。第二天,天刚蒙蒙亮,鸟声穿窗,竟悦耳动听。若有所思,鸟的生物钟像闹钟,一成不变,日暮便息,天明即鸣。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以鸟鸣春,以雷鸣夏,

以虫鸣秋,以风鸣冬。”天地时序,自有规律,都市人却白天不懂夜的黑。鸟的晨鸣,大概是在提醒或逼迫我们顺时而息吧。可惜,我们对时序的顺应、对自己身体的爱惜竟不如一只鸟。

巴西音乐家加巴斯·阿格内里受鸟儿启发——它们站在五根平行的电线上——记录下鸟儿创作的五线谱。声音悠远、宁静、自然。鸟儿不光是城市早晚的歌唱家,也是天生的作曲家。

“鸟不鸣”的幽,是死寂的。“鸟鸣城更幽”的幽是一种健康生活方式的启示。今晚,关掉手机,早早入睡,等待明天的歌唱家,把我从梦中柔柔唤醒……

